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

馬璘

王栖曜 子茂元

李景略

高固

段佐

郝廷玉

劉昌 子士澄

張萬福

郝玘

史敬奉

野詩良輔

劉 响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馬璘扶風人也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兵曹參軍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杖劍從戎自効於安西以前後奇功累遷至乙金吾衛將軍同正至德初王室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干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殄寇陝郊破賊河陽皆立殊勳嘗從李光弼攻賊洛陽史朝義自領精卒







孫字疑勅字之  
祀

光弼拔東却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  
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  
持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  
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為掙敵乃亟召廷王謂之曰兗渠攻西北  
者難奈爾為我決勝而還辭曰廷王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  
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  
之廷王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  
曰廷王奔還吾軍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王首來廷王見使者曰馬中  
毒箭非傷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突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  
敗於河濡廷王擒賊將徐瑒而還繇是賊解中渾之圍信宿退去前  
後以戰功累授開封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  
川先而亮代宗用為神策將軍永泰初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犯  
京師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王與馬璘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窰底  
觀軍容使魚朝恩以走王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王乃於營內列部伍

窰音姚土室也  
今作窰誤

鳴鼓角而出分而為陣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眾如一朝  
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  
敵耶廷王凄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  
首罰當功過每校旗之口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  
効而赴蹈馳突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  
足軍容見賞王縉為河南副元帥詔以廷王為其都知兵馬使累授  
秦州刺史大曆八年卒追錄舊勳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也初遊鄉學天寶末安祿山叛尚衛起義兵討  
之以栖曜為牙將下充鄆諸縣軍威稍振進為衛前摠管初逆將邢  
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  
城中氣懾遂拔曹州及衛節制授右威衛將軍先鋒遊弈使隨衛  
入朝授試金吾衛將軍上元元王王璠為浙東節度使奏為馬軍兵  
馬使廣德中草賊裘冕起亂六州連結郡縣積眾二十萬蓋有浙江  
之外御史中丞袁係東討奏栖曜與李長為偏將日十餘戰生擒



袁晁收復郡邑十六把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兵荒詔  
內常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訐  
系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近郊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憐  
急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  
曜叛于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俾栖曜將兵四千爲河南掎角以功  
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  
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命栖曜將強弩  
數十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  
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去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鄆坊丹延  
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子茂  
元

茂元幼有勇略從父征伐知名元和中和爲右神策將軍大和中檢校  
工部尚書廣州刺史宿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懷蠻落頗立政能南寧  
多貨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計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擄掠其財  
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也出自行間少學騎射及安祿山反昌始  
從河南節度張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及夫朝義遣將圍宋州  
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  
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以  
屑食計援兵不一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  
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畏服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  
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光弼卒宰臣王縉令歸宋州爲牙門將轉太僕卿兼許州別駕李靈  
曜據汴州叛刺出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曾神表潛說僧惠  
僧惠召昌問計昌曰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  
靈曜遂翦靈曜工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殺昌昌潛及



劉玄佐為刺史乃復其職又轉大常卿兼華州別駕玄佐奉為宋亳  
穎宣武軍節度使昌自下軍為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師收考城充  
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加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明年玄佐圍  
濮州昌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州玄佐遣將高翼以精兵五千  
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  
寧陵希烈率五萬眾陣于城下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  
甲冑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圍攻陳州刺史李公廉計窮昌從  
劉玄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墜  
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  
軼詔加檢校左散騎常侍隨玄佐收汴州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實封  
通前二百戶丁母憂加起復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國夫人貞元  
三年玄佐朝京師上因以宣武士眾八千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  
却沮事昌繼斬二百人遂行尋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  
授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躬

士衆力耕三年軍食豐

次名聞闕下復築連雲堡受詔城平涼以扼

神筆峽口昌命徒屯事

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

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居

北地之要分兵援成遏其要衝遂以保寧邊

鄙加檢校右僕射昌初

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

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

之意昌上聞德宗下詔深自剋責遣秘書少

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

饌肉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為大

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

具棺槨衣破欲於淺水原建二塚大將曰旌

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

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

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

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

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

泣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強本節用軍儲豐羨

及嬰疾約以是日赴京

求醫未發而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

子士涇

士涇德宗朝尚主官至

少列十餘年家富於財結託中貴交通權倖

憲宗朝遷太府卿制下

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言士涇不合居



九卿辭語激切憲宗謂弘景曰士溼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且下  
弘景奉詔士溼善胡琴多遊權倖之門以此為之助時論鄙之  
李景略幽州良鄉也大父楷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略以門  
陰補幽州功曹大曆末寓居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為朔方節度招  
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  
吏不能劾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  
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  
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略時說懷光請復官闕迎大駕懷  
光不從景略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  
義之因退歸私家尋為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  
兼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豐乃其通  
道前為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遣梅錄將軍隨  
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  
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沒欲申吊禮乃登高

壘位以待之梅錄俯儀之前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并代助爾爾莫  
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略自此迴紇使至景略皆拜之  
于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上表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徵為  
左羽林將軍對于延英殿奏對衍衍有大臣風彩時河東李說有疾  
詔以景略為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時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  
者皆死亡乃命焉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受命之日人心以屬景略  
居疑師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梅錄海上  
下坐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略語音疾趨前  
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  
坐將吏賓客顧景略悉加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  
略使為內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其得人上素知景  
略在邊時事上方軫慮文場在旁言景略堪為邊任乃以景略為豐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  
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成應永清二



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廩儲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略明二歲後軍  
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天下皆借其理未盡景略之能貞元二十年  
卒於鎮年五十五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父  
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爲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後軍遼東有功爲將  
而還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國練使州送租賦詔京  
師至潁州界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馳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  
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  
妻子財物牛馬等萬計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之  
尋真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爲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  
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果以平盧行軍  
司馬將卒二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  
果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  
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

一識卿面且將果卿以許果萬福拜謝因前奏曰陛下以一許果召  
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宗笑謂曰且與吾訶果事方當大  
用卿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果懼移軍上  
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燕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果爲其  
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  
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士萬  
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今乃一小賴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  
一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久之詔以本鎮之兵千五  
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死諸將皆願得萬福  
爲帥監軍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  
相待遂去之帶利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  
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艇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  
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  
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



至瀾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可不救令其兒子將米百車往饒之又使人於汴口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為杜亞所忌徵拜右金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閣不去德宗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年已八十八見此盛事問前編揖城等天下益重其名貞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餘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為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奇意終不之遣由是為人所稱

高固高祖侶永徽中為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之功官至安

東都護事具前錄固生微賤為叔父所賣展轉為渾瑊家奴號曰黃本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已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少隨瑊從戎於朔方德宗幸奉天固猶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去衆咸壯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懷光既反德宗再幸梁漢懷光發跡邠寧至是使畱後張昕取將士萬餘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乃伺便突入張昕帳中斬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請固為帥德宗念固功因授檢校工部尚書順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為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卒贈陝州大都督郝玘者涇原之戍將也貞元中為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庭玘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



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  
詔玳爲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玳出自行間前無堅  
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剝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  
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玳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玳各以  
怖之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  
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綱紀欲圖之朝  
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段佐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陽王子儀爲牙將從征邊朔績効居  
多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亦爲西蕃畏憚累至檢校工部  
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爲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  
州城下賜實封五十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杜叔良請  
兵三千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旣行十  
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

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衆於蘆河  
獲羊馬駝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  
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鞞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  
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  
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玳  
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旣與吐蕃和好何妄語也問  
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史臣曰自盜起中原河隴陷虜大戎作梗屢犯郊畿謀臣運策以竭  
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才力扼腕奮命欲吞虜於臂中郝史  
驍雄斬將擐旗將申威於塞外而竟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俾十  
九郎生民竟淪左衽僅能自保功何取焉雖運使時然亦將略有所  
未至栖曜萬福之節槩景略之負氣壯哉  
贊曰馬劉史郝氣雄邊朔力扞獯虜終慙衛霍萬福義勇景略氣豪  
爲人所忌慷慨徒勞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

姚南仲

表高

薛存誠

子廷老 廷老子昭緯 盧坦

段平仲

劉迺

子伯芻 曾孫允章 附 孫端夫

劉 昉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相同校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制登科等授太子校書歷高陵昭應萬年三縣尉遷右拾遺轉右補闕大歷十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為陵墓翼朝夕臨望於目前南仲上疏諫曰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童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為非所宜也謹具疏陳論伏願暫畱天睭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丘原遠郊郭今



則西臨宮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童敬之北竟何所益視之北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蓋為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其可歡心乎又暇日起歌動鍾于內此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以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宸久俟耆龜始諡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返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優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日尚遙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疏奏而甚嘉之賜緋魚袋特加五品階宣付史館與宰相常表善

官南仲字世山為海鹽縣令浙江東西道觀察使韓滉辟為推官奏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充支使尋徵還歷左司兵部員外轉郎中遷御史中丞公事同州刺史陝虢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自殺日肝驛吏關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俛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九年七月終于位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曰貞武幹武德初拜侍中即中書侍郎林



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响山丞以迺貴贈民部郎中迺少聰穎志學  
暗記六經日數千言及長文章清雅為當時推重天寶中舉進士尋  
丁父艱居喪以孝聞既終制從調選曹迺常以文部選才未為盡善  
遂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巍巍  
虞舉以為難今夫文部既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  
斯為重任昔在禹稷臯陶之衆聖祖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  
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求一揖之內古今  
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語有定規為體亦猶以一  
小石而鼓衆金雖欲為鼎為鑪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  
夫銓者必以崇衣冠自媒耀為賢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文  
公尼父登之於銓廷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挫之曾不及徐  
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  
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武嘯誠希聲也若尚頰舌之感必  
下於蛙龜視祭之祭酒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合雅語豈拘以狹

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資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理家進  
察其臨節則流鴻深沈之事亦可以窺其門戶矣其載補剡縣尉改  
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敗日用奏為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薦連  
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  
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民部郎中並充浙西留後佐晏徵賦頗  
有裨益晏甚任之大曆十二年元載既誅以迺久在職召拜司門員  
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  
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  
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數日擢為給事中尋遷權知兵部侍郎及  
揚炎盧杞為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建中四年夏但真拜而已  
其冬涇師作亂駕幸奉天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  
稱疾篤又令其偽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託瘖疾炙灼偏身鎮再至  
知不可劫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朝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  
自辱羶腥復欲汗穢賢哲乎歔歔而退及聞輿駕再幸梁州迺自投



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惛絕食數日而卒時年六十德宗還京聞迺之忠烈追贈禮部尚書子伯芻

伯芻字素芝登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為從事府罷屏居吳中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以過從友人飲噉為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為考功員外郎裴垣善其應對機捷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垣罷相為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垣宿嫌不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垣太子少傅伯芻妻垣從姨也或讒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為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庶擢為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年以左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子寬夫登進士第歷諸府從事寶曆中入為監察御史嘗上言曰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望既輕有乖嚴敬伏請今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即令丞郎攝攝之俄轉左補闕少列陳謁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

列因對論之言謁因供奉僧進經以固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謁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而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謁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寬夫弟端夫為太常博士駁章綬謚議知各寬夫子允章煥音允章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出為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黃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不之害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頤恕已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使府有替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為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旨貶韶州長史復拜為給事中貞元元年德宗復用吉州長史盧杞為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







平仲與考功員外陳歸當奉使四辭得對乃入近御座粗陳本事上  
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sub>二</sub>言及奏事畢退平仲獨不退欲有奏  
啓上因兼畱歸問之聲色甚厲<sub>以</sub>他語平仲錯愕都不得言因誤  
稱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蒼黃入誤趨御障後歸下階連呼乃得出  
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後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畱守  
判官累拜右司郎中元和初遷諫議大夫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  
征鎮州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宥抗疏論列請加黜責轉給事中自  
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猶直轉尚書左丞以疾  
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父勝能入嘗作坂河賦詞致瀏亮爲時所稱  
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  
劉闢郵傳多事上特令中官爲館驛使存誠密表論奏以爲有傷公  
體會諫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sub>中</sub>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均作  
相用爲起居郎轉司勳員外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兵部郎

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  
征役不可許咸陽縣尉表僭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僭反  
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sub>執</sub>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拜御  
史中丞僧鑿虛者自貞元中文結權倖招策賂遺倚中人爲城社吏  
不敢繩會于頔社<sub>真</sub>裳家私事發連逮鑿虛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  
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  
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救之也存誠  
附中使奏曰鑿虛非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  
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鑿虛竟<sub>皆</sub>死洪州監軍高重昌  
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令付仗內鞫問存誠一日  
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sub>事</sub>未幾再授給事中數  
月中丞闕上思存誠前効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爲御史中  
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  
容及嘗嘗官御事即確乎不拔士友以是稱重之子廷老



廷老謹正有父風而性通銳嘗中為右拾遺敬宗荒恣宮中造清  
 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黃白金薄十萬番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  
 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在宣出伏恐綱紀漸壞  
 姦邪恣行敬宗屬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襲對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  
 上色纒曰何處修造元襲不能對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  
 聞即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絕多即知有用乞陛下勿  
 罪臣言帝曰所奏紀尋加史館修撰時李逢吉秉權惡廷老言太切  
 直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  
 地廷老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又論逢吉黨人張權輿程昔  
 範不宜居諫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滿十旬逢吉乃出廷老為臨晉縣  
 令文宗即位入為殿中侍御史大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與同  
 職李讓夷相善廷老之入內署讓夷薦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  
 檢操終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悅五年罷職守本官讓夷亦坐廷老罷  
 職守職方員外郎廷老尋拜刑部員外郎轉郎中遷給事中開成三

年卒廷老當官舉職不虛譽侃侃於公卿之間甚有正人風望肅  
 刑部侍郎子保遜登進士第位亦至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為  
 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為崔胤所惡出為碭州刺史卒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其先自范陽徙焉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嘗  
 為義成軍判官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遣封府庫入  
 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軍中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收之及復卒坦  
 護喪歸東都後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  
 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戶人但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  
 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累遷至庫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會李錡以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常為錡從事乃上言  
 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錡故  
 累五代祖平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灑掃及武元衡為宰相  
 以坦為中丞李元宗為大夫命坦分司東都未幾歸臺臺均為傑射  
 在班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傑射例如此均曰南仲



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旬月出為宣歙池觀察使三年入為刑部侍郎顯慶轉運使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為河徙浸毀宰相李吉甫請移兵於天德故城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表水豐草邊防所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况天德故城僻處碛瘠其北枕山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之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議同事既不行未幾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在鎮累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料以助軍行營人多非之貞元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古之諍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操亦難矣哉素高之執盧杞存誠之戮鑒虛有古人之遺風焉平仲觸鱗之氣其謬歟文洽奪章以摠府憤永夷絕食不飲盜泉節義之士也南仲

非莽之言盧坦西城之議量之深也如穀子道為時無君子乃是厚誣

贊曰靈草指佞諫臣匡夫惟素與薛人中屈軼寬夫崔羅廷老馮軒姚盧啓奏君子之言

唐書列傳卷第壹百三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

孔巢父從子戡戣

呂元膺

張宿

栢耆

許孟容

劉栖楚

熊望

劉

胸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孔巢父箕州人字弱翁父如珪海州司戶參軍以巢父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廣德中李季卿為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左衛兵曹參軍大曆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為賓幕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暉表巢父試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為諫



議大夫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晉王為荆襄副元帥以巢父為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尋屬涇師之難從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眾陳逆順利害若臣之道士眾欣悚喜林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驍射之藝奉勇之略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為一好賊耳悅曰為賊既曰好賊為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焉悅背叛日久其下獸亂且喜巢父之至數日出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於巢父巢父因其眾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行其難興元元年李懷光擁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既傳詔言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自死於帳下恩禍及又朔方蕃軍之眾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恃不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眾咸忿悲咄嗟曰太尉盡

無官矣方宣詔譴課懷光亦不禁止巢父守盈並遇害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仍詔收河中日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一子正真官從子戡戡戡

戡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盧從史鎮澤潞辟為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為不可從史怒戡歲餘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為賓佐從史知之上疏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戡詔下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贈駕部員外郎

戡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為從事群卒命戡權掌留務監軍使以氣凌之戡無所屈降入為侍御史累轉尚書郎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佖然忠謹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六年十月內官劉希光受將軍孫壽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敗賜希光



死時吐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光事出為淮南監軍試  
李于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璀意未衰欲投醢上疏論承璀有功  
希光無事久委心腹不宜遽弃殘為醜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  
涉乃進疏於光順門殘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為陝  
州司倉倖臣聞之側目人為危之殘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兼  
太子侍讀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韋岳護  
譖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鞫於  
禁中殘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  
臺殘與三司訊鞫得其狀位好黃老道時修齋錄與山人王恭合鍊  
藥物別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殘論諫罪在不  
測人士稱之愈為中官所惡尋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為  
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  
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昔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  
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殘嘗論此事度徵

疏進之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殘剛正清儉在  
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取索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  
兩人為奴婢殘不受託至郡禁絕賣女口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  
錄事代祠殘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時桂  
管經略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至嶺表累  
歲用兵唯殘以清儉為理不務邀功交廣大理敬宗即位召為吏部  
侍郎長慶中或告殘在南海時家人受賂上知之責改右散騎常侍  
二年轉尚書左丞累請老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  
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三子遵孺  
溫裕皆登進士第大中已後迭居顯職溫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  
使遵孺子緯自有傳

戢字方舉戢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與一子正貞  
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長兄戡未仕固乞迴授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  
授秘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昭義



節度判官徐玟以狡慝助成從吏之惡從史既得罪孟元陽為昭義節度復欲用玟為賓佐戡遂謀澤潞收玟以俟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玟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亂朱泚署彭偃為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為鄜坊從事或薦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戡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為偽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烏竄獸伏乃違道以干譽子盍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日逐充符遷京兆尹出為汝州刺史大理卿出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玟為嶺南兄弟皆居節鎮朝野榮之入為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元旱深軫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太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登進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溫業子晦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趙贊為荆襄筆道黜陟使表為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

使張建封辟為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為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即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為濠州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奸時縣風雹傷麥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勅出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弘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曰伏請詔勅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畱畧刻得以奏陳此勅既非急宣可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揔為衢州刺史時總為肅剝下進奉以希恩遽受大郡物議喧然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者



今衢州無他虛齋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勅稱權知畱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効命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要酬勞即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密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畱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廷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未嘗有可不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上之聽納嘉孟容之當官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臣伏聞陛下數月已來齋居損膳為兆庶心疲又勅有司走於羣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闕祈祝非誠為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情至甘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枝自古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在

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為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為福期在斯頃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災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列三日內聞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神不監厥不稔古未之有專雖不行物議嘉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謗流貶者動十數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罕有遷移者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更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克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



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寃訴於上  
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道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  
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  
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斂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  
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為河南尹亦有威名俄  
知禮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會十年六月益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  
臣裴度時准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  
疏請罷兵是時盜賊竊發人情甚惑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  
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尚為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  
敢爾無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為福此其時也莫若上聞起裴中  
丞為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根源後數日度果為相而下詔行  
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風彩由太常卿為尚書左丞奉詔宣慰  
汴宋陳許河陽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二年四月卒年七  
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曰憲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法者詳則

與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教孟容拔士士多歸之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孟容右拾遺祖孟容中侍御史父  
長卿右衛倉曹參軍以元膺贈秘書監元膺質度瓌偉有公侯之器  
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鑄聞其名辟為  
長春官判官屬蒲賊侵軼鑄失所元膺遂潛跡不務進取貞元初論  
惟明節制用比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耀代領其  
鎮德宗傳孟容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累轉殿中侍御史徵入具拜本  
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右司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  
信坐孟容除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  
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元和初  
孟容為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  
事其孟容及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使元  
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



唯其寵然內臣也若為帥總兵恐不為諸將所伏指諭明切憲宗納之為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還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畱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均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畱元膺給事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尋拜御史中丞未幾除鄂岳觀察使入為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為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檢即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代權德輿為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畿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元膺受任不賜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

官論列援奉汝壽三州例上曰此數處並宜不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十年七月鄆州李師道留伏甲謀弒初師道於東都置鄆院兵謀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鄆院將焚宮室而肆殺掠已烹牛饗衆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遣兵伊闕圍之半月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遁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圍結以其孳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賣鹿於市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融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錐之不屈因辱罵曰脚猶不解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者而為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



衣食之有些嘉珍門察者清部分之以屬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偽理  
佛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  
嘉珍門察者稱害武元膺者元膺以聞送之上都賞告變人揚進李  
再興錦綵三百匹宅一區授之郎將元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官  
城從之盜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而元膺坐皇城門  
指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數年改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  
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  
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改太子賓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  
七十二贈吏部尚書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  
望初遊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之類乎其  
業官行已始終無缺云

劉栖楚出於寒微為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李逢吉自鄧  
掾擢為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為鷹犬之用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  
宗即位改遊少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

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情  
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  
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  
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  
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  
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昭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搃頭  
見血上為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  
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至諫  
議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  
有鈎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漢者後恃權寵常以詞氣凌宰相韋  
處厚遂出為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大和元年九月  
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為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薦達出入  
第及上在東宮宿時入謁請教言相監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  
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



善大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李想字建吉惠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諂不可保信乃用為濠州刺史制下便曰理之留乃追制上欲以為諫議大夫逢言奏曰諫議職重官以配可否執政者為之宿細人不足以汗賢者位陛下必須用宿請先去臣即可上不悅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討伐乃出逢言為劍南東川節度乃用宿權知諫議大夫俄而內使宣授初宰相無辭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起於卒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由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群萃以此選不是愜公議或事迹未著因一時雖有例超升即時議不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讎恐以身為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真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群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擯已頗加讒毀依附皇甫鐸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中以圖進取十三年正月充滯官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州府置贈秘書監

熊望者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儉險可口辯往往得遊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挾時政既由此而得進士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有同密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探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為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既逐栖楚又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熊望因緣薄伎偷翼褻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鼓偪下之置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賧縉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朕大啓庫莊以端群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戶

栢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略學縱橫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馱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百奉



使鎮州乃自處士受左拾遺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  
二男獻兩郡由是知名元和十年王承宗歸國移鎮滑州朝廷賜成  
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  
騰口穆宗詔耆往諭耆至令承宗集二軍宣導上言衆心乃安轉  
兵部郎中太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  
宿師於野連年同捷窮蹙求降耆既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耆乃  
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  
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  
又奏耆於同捷處取婢九人再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顏匡政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為徇名臣惡其  
訐也如許京兆之劾軍吏呂尚書之封詔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  
為沽激傷善何多而栖楚張宿之徒膺天下材為人鳴吠誠可醜也  
栢耆恃縱橫之筭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  
辱命志在致君遭罹喪亂竟陷虎吻而戮戢諸子世載忠貞大中之

後鬱為昌族為善之利豈虛言哉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殉利巢殞耆誅其道即異許曰封駁昭然黃雀  
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五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穆寧 子贊實直實

崔邈 弟邈

竇群 兄常年

李遜 弟建

薛戎 弟放

穆寧懷州河內人也父元休以文學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縣永安陽令寧清慎剛正重交遊以氣節自任少以明經調授益山尉是時安祿山始叛偽署劉道玄為虜城守寧唱義起兵斬道玄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寧以攝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寧立斬之郡懼賊怨深後大兵至奪寧兵及攝縣初寧佐採訪使巡按常過平原與太守顏真卿密揣祿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郡兵以拒祿山會間使持書遺真卿曰夫子為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



北採訪支使寧以長子屬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吾無累矣因  
往平原謂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古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寧是也願  
佐公以定危難真卿深然之其後寧計或不行真卿追蹙奔郡夜渡  
河而南見肅宗於鳳翔帝問拒賊之狀真卿曰臣不用穆寧之言功  
業不成帝奇之發驛召寧將以右職待之會真卿以抗直失旨事遂  
止上元二年累官至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  
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光弼揚言欲殺寧寧直抵徐州見  
光弼喻以大義不為撓折光弼深重之寧得行其職實應初轉侍御  
史為河南轉運租庸鹽鐵等副使明年遷戶部員外郎無幾加兼御  
史中丞為河南江南轉運使廣德初加庫部郎中是時河運不通漕  
輓由漢沔自商山達京師選鎮夏口者詔以寧為鄂州刺史鄂岳沔  
都團練使及淮西鄆岳岳租庸鹽鐵公江轉運使賜金紫時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貪暴不奉法設防戍以稅商賈又縱兵士剽劫行人殆絕  
與寧夾淮為理憚寧威名寇盜輒止沔州別駕薛彥偉坐事許言寧

杖之致死寧坐貶虔州司馬貶昭州平集尉大曆四年起授監察  
御史領轉運留後事於淄青明年改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領  
轉運留後事於江西明年拜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理有善政  
居無何官罷代寧者以天寶時賦籍校見戶誣以逋亡多坐貶泉州司  
戶寧子贊守闕三年告免詔遷御史按覆而人云增倍詔書召寧除  
右諭德寧強毅不能事權貴執政者以為不附已且憚其難制故處  
之散位寧默默不得志且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  
於退乎辭病居家請告幾十旬者數矣親友強之復一朝請上居奉  
天寧詎行在拜秘書少監興元初改右庶子德宗還京師寧曰可以  
行吾志矣因移病罷歸東都貞元六年就拜秘書監致仕寧好學善  
教諸子家道以嚴稱事寡姊以悌聞通達體命未嘗服藥每誡諸子  
曰吾聞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直道而已慎無為諂吾之志也貞元  
十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九四子贊質首賞  
贊字相明釋褐為濟源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



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  
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石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  
臺自洗於塵埃由是知名累遷京兆兵曹參軍殿中侍御史轉侍御  
史分司東都時陝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  
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仝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  
竇參與召善參召俱持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  
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之金鞭其使以成其獄甚急贊弟賞馳詣闕  
搗登聞鼓詔三司使覆理無驗出為郴州刺史參敗徵拜刑部郎中  
因次對德宗嘉其才擢為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  
屬更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狀聞  
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丁母憂再轉虔常二州刺史憲宗即位  
拜宣州刺史御史中丞充宣歙觀察使所莅皆有政聲永貞元年十  
一月卒時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贊與弟質真賞以家人材為搢  
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志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咎責如僮僕

質最孝謹質強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傳之自補闕至  
給事中時政得失未嘗不先論諫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  
而有笞掠至死者質乃論奏鹽鐵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  
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畫一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內官吐突承璀為招  
討使質率同列伏閣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上雖改其名  
心頗不悅尋改質為太子左庶子五年坐與楊憑善出為開州刺史  
未幾卒質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為東都畱守辟為從事檢校員外郎  
早卒有文集十卷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  
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真為醍醐賞為乳腐近代士大夫言家  
法者以穆氏為高

崔邠字處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邠少舉進士又登賢良万  
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以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為禮  
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賜以金紫邠溫裕沉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



裴均將引為相病難於承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頗以  
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  
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亦自私第去帽親導舟舉公卿逢者迎驕避  
之衢路以為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  
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鄩鄩鄩等六人子璿璿璿子彥融皆登進士第  
歷位臺閣

鄩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大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  
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鄩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亦鄩鄩三人知  
貢舉掌銓衡冠族閭望為時名德鄩大和九年冬為左金吾大將軍  
無病暴亡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鄩之亡崔  
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

鄩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為監察御  
史刑部首外郎多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  
以為事高簡而靜默耳居內憂釋服為吏部員外茲吏不敢欺孤寒

無援者未嘗留滯銓叙之美為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

鄩餘慶為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鄩為詳定判官吏部

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鄩與同列

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改遊稍簡長慶中轉給事中昭愍即

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

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而曰朕

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

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鄩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

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其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

錦綵二百匹銀器等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

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為輔相名

卿者十數人出為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

八十萬鄩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黃

等州觀察使又五年移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至用寬政安疲人



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常貫一死罪江湖之間荏苒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暮月而盡獲群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諡曰德鄆與兄亦弟鄆等皆有令譽而鄆疎財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瑤環瑾珮瑤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為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環珮瑤官至郎署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為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為湖南觀察使

鄆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大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八年為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據實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錄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上曰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

安能

相當

對曰

廷次

銓謂之曰卿年比

術視可否而擬之

帝曰如以不肖之

汝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

二年登進士第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為太常卿七月以中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鄆弟兄素善鄆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賈群字丹列扶風平陵人祖宣昌司馬父叔向以工詩稱代宗朝官至左拾遺群兄常牟也登進士第唯群獨為處士隱居毗陵以節操聞及母卒齋一榻置棺中因廬墓次終喪後學春秋於啖助之門人盧庇者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兼獻其書不報及夏卿入為吏部侍郎京兆尹中謝日因對復薦群徵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秘書監張薦判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



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也  
德宗異其言留之復為侍御史王叔文之黨柳宗元劉禹錫皆慢時  
群不附之其黨議欲貶群官韋執誼止之群嘗謁王叔文叔文命徹  
榻而進群揖之曰天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如何群曰去年李實伐  
恩恃貴傾動一時此特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  
勢又安得不慮路旁有公者乎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憲宗即位  
轉膳部員外兼侍御史知雜出為唐州刺史節度使于頔素惡其名  
既謁見群危言激切頔甚悅奏留充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檢校兵部  
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召入  
為吏部郎中元衡輔政舉群代已為中丞群奏刑部郎中呂元  
諤為御史吉甫以辛呂險躁持之數日不下群等怒怨吉甫三年八  
月吉甫罷相出鎮淮南群等欲因失恩傾之吉甫嘗召術士為之  
于安邑里第翌日群令吏捕登考劾偽構吉甫陰事密以上言召  
登回訊之立辯其偽憲宗怒將誅群吉甫救之出為湖州刺史

數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觀察使在黔中屬大水壞其城郭復築其城  
徵督黔州諸蠻程作頗急於是辰錦生蠻乘隙作亂群討之不能定  
六年九月貶開州刺史在郡二年改容州刺史容管經略觀察使九  
年詔還朝至衡州病卒時年五十群性狠戾頗復恩讐臨事不顧生  
死是時徵入欲云大用人皆懼駭聞其卒方安二子謙餘審餘兄  
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居廣陵之柳楊結廬種樹不求苟  
進以講學著書為事凡二十年不出貞元十四年鎮州節度使王武  
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為掌書記不就其年杜佑鎮淮南奏授校書  
郎為節度參謀元和六年自湖南判官入為侍御史轉水部員外郎  
出為朗州刺史歷固陵潯陽臨川三郡守入為國子祭酒求致仕寶  
曆元年卒時年七十子弘餘會昌中為黃州刺史  
牟字貽周貞元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東都留守巡官歷  
河陽昭義從事檢校水部郎中賜緋再為留守判官入為都官郎中  
出為澤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長慶二年卒時年七十四子周餘大



中年秘書監車弟

庠字胃卿釋褐國子主簿吏部侍郎韓臯出鎮武昌辟為推官臯移鎮浙西奏庠為節度副使殿中侍御史遷澤州刺史又為宣歙副使除奉天令登州刺史東都留守判官歷信安二州刺史卒年六十三子繇載

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素滋鎮滑州辟為從事滋改荆襄二鎮皆從之掌管記之任平盧薛平又辟為副使入朝拜侍御史歷司勳貢外刑部郎中元稹觀察浙東奏為副使檢校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植移鎮武昌鞏又從之鞏能五言詩昆仲之間與牟詩俱為時所賞性溫雅多不能持論士友言議之際吻動而不發白居易等目為聶嘯羽終于鄂者時年六十子六人景餘師裕最知名李遜字友道後魏中公允之後於趙郡謂之申公房曾祖進德太子中允祖珍玉昌明令父震雅州別駕世寓於荊州之右首遜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復從於湖南主其留務頗有聲績累拜池源二

州刺史先是濠州之都將楊騰削刻士卒州兵二千人謀殺騰騰覺之走揚州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為陳逆順利害之勢眾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觀察使言限外徵役皆不從入拜虞部郎中元和初出為衢州刺史以政績殊尤遷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都團練觀察使先是貞元初皇甫政鎮浙東嘗福建兵亂逐觀察使吳詵政以所鎮實堅閩境請權益兵三千俟賊平而罷賊平向三十年而所益兵仍舊遜視事數日舉奏停之遜為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為已任故所至稱理九年入為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群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觀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俄遷戶部侍郎元和十年拜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襄陽前領八郡唐鄧隋在焉是時方討吳元濟朝議以唐蔡鄰接遂以鄧隸唐州三郡別為節制命高霞寓領之專俟攻討遜以五州賦餉之時遜代嚴綬鎮襄陽



綬以八州兵討賊在唐州既而綬以無功罷兵柄命高震萬代綬將兵於唐州其襄陽軍隸于震萬軍士家在襄州者遜厚撫之士卒多捨震萬亡歸既而震萬為賊所敗乃移過于遜言供饋不時震萬本出禁軍內官皆佐之既貶官中人皆言遜撓震萬軍所以致敗上令中使至襄州聽察曲直奏言遜不直乃左授太子賓客分司又降為恩王傅十三年李師道劾順命遜為左散騎常侍馳赴東平諭之師道得語意動即請劾順旋為其下所惑而止遜還未幾除京兆尹改國子祭酒十四年拜許州刺史充忠武節度陳許潁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新罹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示賞罰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長慶元年幽鎮繼亂遜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軍而至由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尋改鳳翔節度使行至京師以疾陳乞改刑部尚書長慶三年正月卒年六十三廢朝一日贈右僕射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

弟賢日為營正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謚曰恭肅造早卒

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荆南躬耕致養嗜學力文舉進士異授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用為右拾遺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坐事罷職降詹事府司直高郢為御史大夫奏為殿中侍御史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司文翰改京兆尹與宰相韋貫之友善貫之罷相建亦出為澧州刺史徵拜太常少卿尋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選士不精坐罰俸料明年除禮部侍郎竟以人情不合改為刑部建名位雖顯以廉儉自處家不理垣屋士友推之長慶二年二月卒贈工部尚書三子訥恪朴訥最知名官至華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餘四十不易其操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為從事使者三返方應故相齊映代衡又畱署職府罷歸山福建觀察使柳冕表為從事累月



轉殿中侍御史會泉州闕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  
鄭滑從事馬摠以其道直為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別駕冕附會權勢  
欲構成摠罪使戎按問曲成之戎以摠無辜不從冕意別白其狀戎  
還自泉州冕盛氣據衙而見賓客戎遂歷東甯從容而入冕度勢未  
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構其罪以狀聞置戎于佛寺環以武夫  
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摠之罪操心如一竟不動搖杜佑鎮淮  
南知戎之寃乃上其表發書論冕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  
後閻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備聞其事奏充副使又隨濟美移鎮浙東  
改侍御史入拜刑部員外郎出為河南令累改權湖常三州刺史遷  
浙東觀察使所莅皆以政績聞居數歲以疾辭官長慶元年十月卒  
贈左散騎常侍戎檢身處約不務虛名繕入之餘散於宗族身歿之  
後人無譏焉兄弟五人季弟放最知名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於  
事非不甚繫意累佐藩府莅事幹敏官至試大理評事擢拜右拾遺  
諱補闕歷水部兵部二員外遷兵部郎中遇憲宗以儲皇好書求

士輔道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聽政間放多在左右  
密叅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任何先生宜為相以  
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  
自有賢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殿賜  
以金紫之服轉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雖任非峻切而恩顧轉隆轉刑  
部侍郎職如故穆宗常謂侍臣曰朕欲習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  
先聖之至言仲尼之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誠萬代不刊之典也史  
記前代成敗得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的固  
不可為經典比也帝曰六經所尚不一志學之士白首不能盡通如  
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執要真  
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自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  
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又寧蓋人知孝慈氣感  
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轉兵部侍郎  
禮部尚書判院事放闈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貧每不給贍



常苦俸薄放因召對懇求外任其時偶以節制無闕乃授以廉問及鎮江西惟用清潔為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至曆元年卒於江西觀察使廢朝一日

史臣曰穆祕監之剛正不奪如寒松倚巖千丈勁節而實容州之敢決如鷲鳥逐雀英氣動人巖穴之流罕能及此然矯激過當君子不為如墳如篋不通不介士行之美崔氏諸子有焉建遜之貞方戎放之道義元和已來稱為令族宜哉

贊曰穆之贊質實之常群迹參時傑氣爽人文二李英英四崔濟濟薛氏三門難兄難弟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五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六

劉 昫 等修

于頔字敏 季友 方

韓弘子公武 弘弟充

李質

王智興子晏平 晏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也周太師燕文公謹之後也始以蔭補千牛調授華陰尉黜陟使劉灣辟為判官又以櫟陽主簿攝監察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再遷司門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充入西蕃計會使將命歸於時論以為有出疆專對之能歷長安縣令駕部郎中出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鑿溉田三千頃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歲獲秬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州境陸地褊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槨頔葬朽骨凡十餘所改蘇州刺史濬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吳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雖為政有績然橫暴已甚追憾



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及後  
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由大理卿遷陝虢觀察使自  
以為得志益恣威虐官吏日加科罰其惴恐重足一跡掾姚峴不勝  
其虐與其弟汎舟于河遂自投而死貞元十四年為襄州刺史充山  
南東道節度觀察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頤率兵赴唐州收吳房  
明山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備然專有  
漢南之地小失意者皆以軍法從事因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府比  
軍魏時德宗方姑息方鎮聞頤事狀亦無可柰何但允順而已頤奏  
請無不從於是公然聚斂恣意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為務鄧州刺史  
元洪頤誣以賊罪奏聞朝旨不得已為流端州命中使監焉至隋州  
襄陽縣頤命部將領士卒數百人劫洪至襄州拘留之中使奔歸京  
師德宗怒答之數十頓又表洪其責太重復降中使景忠信宣旨慰  
諭遂除洪吉州長史然後洪獲赴謫所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  
長史及勅下頤怒已解復奏請為判官德宗比皆從之正倫卒未殞頤

以兵圍其宅令孽男逼娶其嫡女頤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燕國公  
餞而不奉詔旨擅搃兵據南陽朝廷幾為之盱食及憲宗即位威震  
四方頤稍戒懼以第四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安永昌公主降焉  
其第二子方屢諷其父歸朝入覲冊拜司空平章事元和中內官梁  
守謙掌樞密頗招權利有梁正言者勇於射利自言與守謙宗盟情  
厚頤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頤財賄言賂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  
敏責其貨於正言乃誘正言之僮支解棄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  
榮詣銀臺門告其事即日捕頤孔目官沈璧家僮十餘人於內侍獄  
鞠問尋出付臺獄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  
儀為三司使按問乃搜死奴於其第獲之頤率其男贊善大夫正駘  
馬都尉季友素服單騎將赴闕下待罪於建福門門司不納退於街  
南負墻而立遣人進表閤門使以無引不受日没方歸明日復待罪  
於建福門宰相喻令還第貶為恩王傅敏長流雷州錮身發遣殿中  
少監駙馬都尉季友追奪兩任官階令其家循省左贊善大夫正秘



書丞方並停見任孔目官沈璧夫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與劉幹同  
 手殺人宜付京兆府決殺敕行至商山賜死梁正言僧鑿虛並付京  
 兆府決殺頓其年十月改授太子賓客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  
 助軍頓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頓表  
 求致仕宰臣擬授太子少保御筆改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卒贈太  
 保謚曰厲其子季友從獵苑中訴於穆宗賜謚曰思右丞張正甫封  
 勅請還本謚右補闕高鉞上疏論之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  
 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知懼雖竊位於當時死加惡謚者  
 所以懲暴戾垂沮勸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軌如此  
 而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臣風聞此事是徐泗節度使李愬奏請  
 李愬勲臣節將陛下寵其勲勞賜其爵祿車服第宅則可若亂朝廷  
 典法將何以沮勸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君之所司若  
 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頓頃鎮襄漢殺戮不辜恣行兇  
 暴移軍襄鄧迫脅朝廷擅留還臣微遮天便當先朝嗣位之始責安

反側以靖四方幸免鈇鉞之誅得全腰領而弊誠且謚之繆厲以沮  
 兇邪豈可曲加美名以惠奸宄如此則是子頓生為奸臣死獲美謚  
 竊恐天下有識之士謂聖朝無人有此倒置伏請速追前詔却依太  
 常謚為厲使朝典無虧國章不濫太常博士王彥威又疏曰古之聖  
 王立謚法者所以彰善惡垂勸誡使二字之褒貶踰於一言之褒  
 辱過朝市此有國之典禮陛下勸懲之大柄也頓頃擁節旌肆行暴  
 虐人神共憤法令不容擅與全師僭為正樂侵辱中使擅止制囚殺  
 戮不辜誅求無度臣故定謚為厲今陛下不忍改賜為思誠出聖慈  
 實害聖政伏以陛下自臨宸扆建太中聞善若驚從諫不惑况當  
 統天立極之始所謂執法慎名之時一思光天穆穆侍且知頓之  
 不法然而陛下不忍加懲臣恐今後不之徒加頓者乘矣死後頓  
 例陛下何以處之是恩曲於前而弊生於後若以李吉甫有賜謚之  
 例則甫之為相也有犯上殺人之罪乎以頓況之恐非倫類如以頓  
 常入財助國改過來觀兩使絕域可以論天傷物害人利下奉上



納賄求幸尤不可長其漸焉自兩河有亂聖七十年王師遠征瘡痍未息及張茂昭以易定入覲陳權以滄景歸朝故恩禮殊尤以勸來者而于頔以文吏之職居腹心之地而偏私犯命不獲已而入朝茂昭之比乎縱有人財使遠之勤何以掩其惡迹伏望陛下恩由義斷澤以禮成履貶道存僥倖路絕則天下去其疏奏不報竟謫爲恩長慶中以戚里勳家諸貴引用于方復至和至傳家富於財方其結遊俠務於速進无積作相欲以其策平河朔卒盜方以策書于頔而李逢吉之黨欲傾崇慶乃令人告積欲結客以度事下法可按鞫無狀而方竟坐誅

韓弘穎川人其祖父無聞世居滑之匡城少孤依母族劉玄佑即其舅也事玄佑爲州掾累奏試大理評事玄佑卒于士寧被逐弘出汴州爲宋州南城將劉全諒時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卒汴軍懷玄佑之惠又以弘長厚共請爲留使環監平使請表其事朝廷亦以玄佐故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汴穎觀察等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全諒卒其人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其爲亂魁黨數十百人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錡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錡與其黨二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累授檢校左右僕射司空憲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時王鐸檢校司空平章事致書于宰臣武元衡耻在王鐸之下憲宗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班在鐸上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今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之計每



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  
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行營都統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  
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觀對於便殿拜舞之  
際以其足疾命中使掖之宴賜加等預冊徽號大禮進絹三十五萬  
匹絕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  
詔曰納大忠樹嘉績爲臣所以明極節錫殊寵進高秩有國所以待  
元臣況乎邦教誕敷工百摠會百辟攸憲四方式瞻永念于懷久虛  
其位載揚成命僉曰休哉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穎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  
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三千戶韓弘降神挺材積厚成  
器中蘊深閑之量外擢嚴重之安有匡國濟時之心推誠不耀有夷  
兇禁暴之略仗義益彰自鎮浚郊二十餘載師徒稟訓而成肅吏士  
奉法而愈明俗臻和平人用庶富威聲之重隱若山崇屬者注潁濯  
征命統羣帥克殄殘孽惟乃有指蹤之功及齊境與妖分所進討遂

葉元惡惟乃有略地之効旣聞旋旆俄請執珪深陳魏闕之誠遠繼  
韓侯之志朝天有慶就日方伸又抗表章固辭戎旅三加敦諭所守  
彌堅于藩于宣諫切於注意我弼我輔難違其衷懇式遂良願載兼  
上司論道之榮因之以齊八政中樞之長昇之以替萬務玄衮赤舄  
備于寵光不有其人孰膺斯任可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  
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鎮宣武憲宗崩以弘攝冢卒十五年六月以  
本官濼中尹河中管絳節度觀察等使時弘弟充爲鄭滑節度使子  
公武爲鄜坊節度使父子兄弟皆秉節鉞人臣之寵冠絕一時二年  
請老乞罷戎鎮三表從之依前守司徒中書令其年十二月病卒時  
年五十八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碩初弘鎮大梁二  
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已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  
爲七年匹兵械稱是專務聚財積粟峻法樹威而莊重寡言沉猜果  
斷隣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倨待及齊蔡賊  
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時公武



已卒弘孫紹宗嗣公武自宣武馬步都虞候將兵誅蔡賊平檢校右  
驍騎常侍鄜州刺史鄜等州節度使丁所生憂起復金吾將軍仍舊  
稱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為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  
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  
吾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  
言貴自處弘罷河中居永崇里第公武居宣陽里之北門因省父無  
疾暴卒贈戶部尚書

充依舅劉玄佐歷河陽昭義牙將及兄弘節制宣武召歸主親兵奏  
授御史大夫弘頗酷法人人不自保充獨謙恭執禮未嘗懈怠繇是  
備得士心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歸于  
洛陽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充之無異志擢拜右金吾衛將軍十二  
月轉大將軍歷少府監十五年代姪公武為鄜坊節度使檢校工部  
尚書長慶二年幽州復亂朝廷以王承元有異卒數千在滑州恐  
封疆相接復相誘命充與承元更換所守檢校左僕射是歲汴州

節度使李愿被三軍所逐立都將李齊為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  
衆心悅附命充為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之師往討齊會齊疽發腦  
屬兵於紀綱李質質以計誅首亂送齊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大梁  
時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齊軍於尉氏意欲必先收汴因大肆俘掠  
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充在中牟聞其謀率衆徑至  
城下汴人素懷充來皆踴躍相賀無復疑貳詔加檢校司空詔割穎  
州隸滑州充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嘗構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  
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內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受戴  
四年八月例加司徒詔未至暴疾卒時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  
雖內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機決策動無遺悔善  
將者多之

李質者汴之牙將李齊既為留後倚質為心腹及朝廷以齊為郡守  
志邀節鉞質勸喻不從會齊疽發首乃與監軍姚文壽謀斬齊傳首  
京師有詔以韓充鎮汴充未至質權知軍州事使衙牙兵二千入皆



日給酒食物力爲之損屈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去二千人日  
屠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當無繼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遂處分  
停日膳而後迎充召爲金吾將軍長慶三年四月卒

王智興字臣諫懷州温縣人也曾祖靖左武衛將軍祖環右金吾衛  
將軍父縉太子詹事智興少驍銳爲徐州衙卒事刺史李洧及李納  
謀叛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  
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  
自是智興常以徐軍抗納累歷勝豐沛狄四鎮將自是二十餘年爲  
徐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李師道與蔡賊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  
徐徐帥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郟將王朝晏以兵攻沛  
智興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  
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  
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累官至侍御史本軍都押衙十三年  
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

破賊於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左  
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扞遷檢校左散騎  
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初召智  
興以徐軍三千渡河徐之勁卒皆在部下節度使崔羣慮其前軍難  
制密表請追赴闕授以他官事未行會赦王廷湊諸道班師智興先  
期入境羣頗憂疑令府僚迎勞且誠之曰兵士悉輸甲仗於外副使  
以十騎入城智興既首處賓僚聞之心動率歸師斬關而入殺軍中  
異已者十餘人然後詣衙謝羣曰此軍情也羣治裝赴闕智興遣兵  
士援送羣家屬至埭橋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物商旅貨貨  
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棄城走朝廷以罷兵力不能  
加計遂授智興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  
徐泗濠觀察使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賈其聲譽用度不足  
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  
智興上章請躬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



廷嘉之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滄德行營招撫使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廷湊王師經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以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上賜宴麟德殿賞賜珍玩名馬進位侍中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蔡等州觀察使大和七年改授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磁隰觀察等使智興因入朝九年五月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開成元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不視朝三日葬于洛陽榆林之北原四鎮將校會葬者千人智興九子晏平晏宰晏臯晏實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韜而晏平晏宰最知名

晏平幼從父征伐以討李同捷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丁父憂奔歸洛陽晏平居官貪黷去鎮日擅將征馬四百餘匹及兵仗七千事自衛為憲司所糾減死長流康州以父喪未赴流所告於河北三鎮三帥上表救解請從昭雪改授撫州司馬給事中韋溫薛廷老盧弘宣封還制書改汴州司馬韋溫又

執不下文宗令中使宣諭方行晏宰於昆仲間最稱偉器大中後歷上黨大原節度使扞迴鶻党項屢立邊功晏宰仕至左威衛將軍史臣曰于燕公以儒家子逢時授擢不持士氣非義非俠健者不為末途淪蹟固其宜矣韓王二帥乘險蹈利犯上無君行狼噬人鶻鷂幸夜將殺適當其可已乎謂之功臣功多斯色  
贊曰于子清狂輕犯彘豈韓虐王割專恣一方元和赫斯揮劍披攘擇肉之倫爪距摧藏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七

劉响等修

閩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王翊 弟兄翊

鄒士美

李鄴 鄴子桂

桂子碩

辛祕

馬摠

韋弘景

王彥威

王翊太原晉陽人也兄翊乾元中累官至京兆少尹性謙柔淡於聲利自商州刺史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入朝充北蕃宣慰使稱職代宗素重之及即位日為純臣遷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居憲司雖不能舉振綱條然以謹重知名大曆二年卒翊為侍郎時翊自折衝授辰州刺史遷朗州有威望智術所莅立名大曆五年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略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發嶺南兵募隸南陽魯臧軍臧與賊戰於葉縣大敗餘衆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恐為



亂其首領梁崇牽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覃問等誘西原賊張僕夏末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略使陳仁琇李抗侯令儀耿慎馭元結長孫全緒等雖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及翔至藤州言於衆曰吾爲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廣州見節度使李勉末兵爲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羣獠方強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祇自敗耳郡不可復也翔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但請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援助其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翔乃以手札告諭義州刺史陳仁瑄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盟約討賊翔復募三千餘人同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翔用兵翔慮賊將士匿其牒奮起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帥梁崇牽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翔發使以聞奏置順州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翔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寔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諸州部內漸安後因高

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嶺南復亂翔遣大將李寔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率覃問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衆來襲翔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衆大敗代宗聞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時西蕃入寇河中元帥郭子儀統兵備之乃徵翔爲河中少尹充節度留後領子儀之務有悍將凌正者橫暴擾軍政約其徒夜譟斬關以逐翔有告者翔縮夜漏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卒誅正軍城又安歷汾州刺史京兆尹屬發涇原兵計李希烈軍次澆水翔備供頓肉敗糧衆怒以叛翔奔至奉天加御史大夫改將作監從幸山南車駕還京改大理卿出爲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入爲太子賓客貞元十二年檢校禮部尚書代董晉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防禦使凡開置二十餘屯市勁筋良鐵以爲兵器簡練士卒軍政頗修無何吳少誠阻命翔賦車籍甲不待完繕東畿之人賴之十八年卒時七十餘贈禮部尚書

郝士美字和夫高平金鄉人也父純字高卿爲李邕張九齡等知遇



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李華皆相友善舉進士繼以書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歷拾遺補闕員外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處事不迴爲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純詣元載抗論以爲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遂以疾辭退歸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及德宗即位崔祐甫作相召拜左庶子集賢學士到京以年老乞身表三上除太子詹事致仕東歸洛陽德宗召見屢加褒歎賜以金紫公卿大夫皆賦詩祖送於都門摺紳以爲美談有文集六十卷行於世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旣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李抱真鎮潞州辟爲從事雅有叅贊之績其後易二帥皆詔士美佐之由坊州刺史爲黔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黔中經略招討觀察鹽鐵等使時溪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奇略討平之詔書勞慰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再遷

京兆尹每別殿延問必咨訪大政出爲鄂州觀察使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黃節度二十年慎來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於京師利主軍權不時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以他故過其境宥果迎之告以凶問先備肩藍即日遣之元和五年拜河南尹明年三月檢校工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皆減損號令嚴肅及朝廷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爲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召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植鄉屢以捷聞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于時四面七八鎮兵共十餘萬以環鎮其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植之十二年以疾徵爲工部尚書稍間拜忠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主鎮踰月寢疾元和十四年九月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士美善與人交然諾之際豁如也當時名稱翕然



李鄴字建侯江夏人北海太守邕之姪孫父暄官至起居舍人鄴大曆中舉進士又以書判高等授祕書正字為李懷光所辟累遷監察御史及懷光據蒲津叛鄴與母妻陷賊中恐禍及親因偽白懷光曰兄病在洛請毋往視之懷光許焉且戒妻子無得從鄴皆遣行後懷光知責之對曰鄴名隸軍籍不得隨侍老母奈何不使婦隨姑行也懷光無以罪之時與故相高郢同在賊廷乃密奏賊軍虛實及攻取之勢德宗賜手詔以勞之後事泄懷光嚴兵召郢與鄴詰責鄴詞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不敢殺囚之獄中懷光死馬燧就獄致禮表為河東從事尋以言不行歸養洛中襄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致禮延辟署從事奏兼殿中侍御史入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其子愔為將校所迫俾領軍務詔擇臨難不懼者即其軍以諭之遂命鄴為徐州宣慰使鄴直抵其軍召將士傳朝旨陳禍福脫監軍使桎梏令復其位兇黨不敢犯及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鄴以為非詔令所加不宣稱號立使削去方授其表遷吏部郎中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

京兆尹尚書右丞元和初以京師望甚著尋拜檢校禮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承前命帥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脩謁鄴既受命表陳其不可詔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為鳳翔隴右節度未幾遷鎮太原入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詣道鹽鐵轉運使五年冬出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鄴前在兩鎮皆以剛嚴操下遽變舊制人情不安故未幾即改去至淮南數歲就加檢校左僕射政嚴事理府廩充積及王師征淮夷鄴寇李師道表稟相援鄴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分墜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時憲宗以兵興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异乘駟論江淮諸道俾助軍用鄴以境內富實乃大籍府庫一年所蓄之外咸貢於朝廷詔道以鄴為首悉索以獻自此王師無匱乏之憂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鄴亦以剛嚴素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十二年徵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鄴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年侵勢過頗安外鎮



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亦不領政事竟以疾辭改授戶部尚書俄換檢校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以太子少傅致仕元和十五年八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鄜強直無私飾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任氣自負然鄜當官嚴重為吏以峻法立操所至稱理而剛決少恩鎮揚州七年令行禁止擒擿生殺一委軍吏叅佐束手居人頗陷非法物議以此少之子柱官至浙東觀察使柱子礪字景望博學多通文章秀絕大中十三年一舉登進士第歸仁晦鎮大梁後仁裕鎮河陽自監察殿中相次奏為從事入為尚書水部員外郎累遷吏部郎中兼史館脩撰拜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廣明中分司洛下遇巢讓之亂逃於河橋光啓中避亂淮海有偽襄王詔命礪皆不從王鐸鎮滑臺杖策詣之鐸表薦于朝昭宗雅重之復召入翰林為學士拜戶部侍郎遷禮部尚書景福二年十月與韋昭度並命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口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礪

奸邪挾附權倖以忝學士不合為相時宰臣薛昭緯與昭度及礪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也乃左授太子少師礪因上十章及納諫論三篇自雪且數崇魯之惡議者重其才而鄙其訟昭宗素愛其才而急於大用至乾寧初又上第十一表乃復命為相數月與昭度同為王行瑜等所殺礪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僅百餘卷經亂悉亡王行瑜死德音昭雪贈司徒謚曰文子沈字東濟有俊才與父同日遇害詔贈禮部員外郎

辛秘隴西人少嗜學貞元年中累登五經開元禮科選授華元尉判入高等調補長安尉高郢為太常卿嘉其禮學奏授太常博士遷祠部兵部員外郎仍兼博士山陵及郊丘二禮儀使皆署為判官當時推其達禮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幾屬李錡命將收支郡遂令大將監守五郡蘇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戰敗或被拘執賊黨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門將丘知二勒兵數百人候賊將動逆戰大破之



知二中流矢墜馬起而復戰斬其將焚其營一州遂安賊平以功賜金紫由是僉以秘材堪將帥及太原節度范希朝領全師出討王承宗徵秘爲河東行軍司馬承宗以密務尋召拜左司郎中出爲汝州刺史九年徵拜諫議大夫改常州刺史選爲河南川位職修政有可稱者十二年拜檢校工部尚書代祁士美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克昭義軍節度澤潞磁洛邢等州觀察使是時以再討王承宗澤潞墜境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遂以命秘凡四歲府庫積錢七十萬貫餼糧器械稱是及歸道病先自爲墓誌將歿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儿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爲時所稱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左僕射謚曰昭

馬揔字會元扶風人少孤貧好學性剛直不妄交遊貞元中姚南仲鎮滑臺辟爲從事南仲與監軍使不叶監軍誣奏南仲不法及罷免揔坐貶泉州判駕監軍入掌樞密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殺揔從事穆贊鞫揔贊稱無罪揔乃免死後量移恩王傳元和初遷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揔長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緩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爲制置副使吳元濟誅度留揔蔡州知彰義軍留後尋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使揔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偽迹一皆削盡十二年轉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明年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爲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揔理道素優軍政多暇公務之餘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曆通曆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韋弘景京兆人後周逍遙公夙之後祖嗣立終宣州司戶父堯終洋



州與道令弘景貞元中始舉進士為汴州浙東從事元和三年拜左拾遺充集賢殿學士轉左補闕尋召入翰林為學士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草麻漏叙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轉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改吏部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甫謚上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為綿州刺史宰相李夷簡出鎮淮南奏為副使賜以金紫入為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為太僕卿弘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經戚里常人班叙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勳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經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勅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弘

景曰士經父昌有暹功士經為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浼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遷刑部侍郎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掌選二歲改陝虢觀察使歲滿徵拜尚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弘景素以縷亮稱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會吏部員外郎楊虞卿以公事為下吏所訕獄未能辨詔下弘景與憲司就尚書省詳獄虞卿多朋游人多嚮附之弘景素所不悅時已請告在筓及準詔就召以公服來謁弘景謂之曰有勅推公虞卿失容自退轉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宮室至今賴之大和五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弘景歷官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操持無所阿附當時風教尤為倚賴自長慶已來自達元和中遊王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無由自達元和中遊京師求為太常散使卿知其書生補充檢討官彥威於禮閣撥拾自



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凶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是知名持授太常博士憲宗晏駕未定謚淮南節度使李夷簡以憲宗功高列聖且特稱祖穆宗下禮官議彥威奏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國朝祖宗制度本於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又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已降但稱宗謂之尊名可為成法不然則太宗造有區夏理致昇平玄宗掃清內難翊戴聖父肅宗龍飛靈武收復兩都此皆應天順人撥亂反正至於廟號亦但稱宗謹按經義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故傳曰始封必為祖書曰德高可宗故號高宗今宜本三代之定制去魏晉之亂法守貞觀開元之憲章而擬議大名垂以為訓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從之故事祔廟之禮先告於太極殿然後奉神主赴太廟祔禮畢不再告於太極殿時意

宗祔廟禮畢執政詳舊典今有司再告始享禮畢于太極殿彥威議以為不可執政怒會宗正寺進祝版詔以憲宗為睿宗執政銜其強奏祝版參差博士之罪彥威坐削一吐奪兩季俸彥威殊不低迴每議禮事守正不阿附君子稱之累轉封員外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尋使魏博宣慰特賜金紫五年遷諫議大夫朝廷自誅李師道收復淄青十二州未定戶籍乃命彥威充十二州勘定兩稅使朝法振舉人不以為煩以本官兼史館修撰彥威通悉典故宿儒碩學皆讓之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以為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日請受諸司四品六品丞郎已下拜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貳之職雖端搢之重有異百寮然與羣官比肩事主禮曰非其臣即答拜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



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況。元和七年已經奏議酌爲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受拜之禮。禮文乍變。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勅爲定時。李程爲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彥威與諫官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彥威詣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授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李宗閔重之。既秉政。授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盧軍節度淄青等觀。察使。開成元年。召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性既剛訐。自恃有餘。嘗紫宸廷奏曰。臣自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百口之家。猶有歲蓄。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歲支給。無毫釐之差。儻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

既而又進供軍圖。曰。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觀察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二。掎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計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摠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焉。三萬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是切。臣謬司邦計。虔奉睿圖。輒纂事功。庶裨聖覽。又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叙事號曰唐典。進之彥威。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弘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物於度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彥威大結私恩。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其躁妄。復修王播舊事。貢奉羨餘。殆無虛口。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爲。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略不



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三年七月  
檢校禮部尚書代殷侑為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陳許殷觀察等  
使會昌中入為兵部侍郎歷方鎮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謚曰靖  
史臣曰世以治軍戎決權變非儒者之事而王翊郝士美釋縫掖之  
儒衣奮將軍之旗鼓俾士赴湯火威振藩籬何其壯也所謂非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二子遭遇英主伸其効用宜哉李建侯不屈於賊  
庭馬會元見伸於貝錦臨危挺操所謂貞臣將相之榮固其宜矣辛  
潞州之特達韋僕射之峻整王尚書之果敢皆一時之偉器也若以  
道自牧求福不回即能臣也而彥威欲為巧官不亦踈乎  
贊曰見危致命臨難不恐士美建侯仁者之勇弘景陸離駁正黃扉  
貪名喪道狂哉彥威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八

劉 昉 等修

武元衡 從父弟儒衡

鄭餘慶 子澣澣子允謨茂休處誨從謙

韋貫之 兄緞弟纁貫之子澳澳子庾庠序雍郊附

武元衡字伯蒼河南緱氏人曾祖德載天后從父弟官至湖州刺史  
祖平一善屬文終考功員外郎修文館學士事在逸人傳父就殿中  
侍御史以元衡貴追贈吏部侍郎元衡進士登第累辟使府至監察  
御史後為華原縣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撓吏民元  
衡苦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沉浮燕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召授  
比部員外郎一歲遷左司郎中時以詳整稱重貞元二十年遷御史  
中丞嘗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器也順  
宗即位以病不親政事王叔文等使其黨以權利誘元衡元衡拒之  
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為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叔文之黨也求充



儀仗判官元衡不與其黨茲不悅數日罷元衡為右庶子憲宗即位始冊為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持平無私綱條悉舉人甚稱重尋遷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正月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賜金紫兼判戶部事上為太子時知其進退守正及是用為宰相其禮信之初浙西節度李錡請入覲乃拜為右僕射令入朝既而又稱疾請至歲暮上問宰臣鄭絪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即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今陛下新臨大寶天下屬耳目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從茲去矣上以為然遽追之錡果計窮而反先是高崇文平蜀因授以節度使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乃以元衡代崇文拜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將行上御安福門以臨慰之高崇文既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奕幕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約務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濟撫蠻夷約束明具不輒生事重慎端謹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徵還至駱谷重拜門下侍

郎平章事時李吉甫李絳情不相叶各以事理曲直於上前元衡中無所違附上稱為長者及吉甫卒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悖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死頗結元衡宅在靜安里九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楛擊元衡左股其徒馭已為賊所格奔逸賊乃持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顛骨懷去及眾呼借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踣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墻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聲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臾元衡馬走至遇人始辨之既明仗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召見宰相惋動者久之為之再不食冊贈司徒贈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碩輟朝五日謚曰忠愍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初八年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



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无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先是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謂打麥者打麥時也麥打者蓋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自是京師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伺之其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元衡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庭碩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憲宗以元衡橫死王事嘗嗟惜之故待儒衡甚厚累遷戶部郎中十二年權知諫議大夫事尋兼知制誥皇甫輔以宰相領度支剥下以媚上無敢言其罪者儒衡上疏論列縛密訴其事帝曰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

耶縛不復敢言儒衡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羣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諸社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宣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之爲人然儒衡守道不回嫉惡太甚鄙之會食於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遷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六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



使嚴震辟為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  
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為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遷工部侍  
郎知吏部選事時有玄法寺僧法湊為寺衆所訐萬年縣尉盧伯達  
斷還俗後又復為僧伯達上表論之詔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或  
大理卿鄭雲逵等三司與功德使判官諸葛述同按鞫議以述胥吏  
不合與憲臣等同入省按事餘慶上疏論列當時翕然稱重十四年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  
與度支使于頔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  
旱人飢德宗與宰相議將賦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  
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憲宗嗣位之月又  
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相等論奏多議兵  
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  
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  
內官曲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

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綱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為滑八四方書  
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  
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其年八月  
賊汚發賜死上寤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為國子祭酒尋拜  
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書  
慶再為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為時所稱泊中外踐更鬱為  
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時京兆尹元義方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皆  
以勳官前任至三品據令合立門戟各請戟立於其第時義方以加  
上柱國坦以前任宣州觀察使請戟近代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  
方只據勳官有司不詳覆而給之議者非之臺司將劾而未果會餘  
慶自東都來發論大以為不可辭是臺司移牒詰禮部左司郎中陸  
則禮部員外崔備皆罰俸奪元盧之門戟餘慶受詔撰惠昭太子哀  
冊其辭甚工有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勅至南省餘慶  
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徵侍之路且無



闕可供言或過理由是稍忤時權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闈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憂遂詔太常集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與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重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敘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但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實史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綠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洎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為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為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為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珣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

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榮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台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寒謬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贈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祿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誠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



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  
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  
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已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  
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  
用示哀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兄承慶官不顯  
弟膺甫官至主客員外郎中楚懷鄭三州刺史次第具瞻羽客時然  
皆官至縣令質佐餘慶子瀚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  
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  
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  
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  
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  
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  
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爲司

判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  
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上親自  
發問翰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太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  
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  
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  
戶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宮開設學館  
至翰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戶部尚書徵詔下之日卒  
于興元年六十四贈右僕射謚曰宣有文集制誥共三十卷行于世  
瀚四子允謨茂謀處誨從諱允謨以蔭累官臺省歷蜀彭濠晉四州  
刺史位終太子右庶子茂謀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四  
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絳州刺史位終秘書監處誨字  
延美於昆仲間文章拔秀早爲士友所推太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  
秘府轉監察拾遺尚書郎給事中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出爲越州刺  
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



于汴處誨族父朗初朗為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  
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汴帥留連  
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  
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年秋  
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令先疏所夢比  
至汴宴于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  
感歎移時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為汴州節度使乃賦詩一章刻于廳  
事以盡思朗之悲處誨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為校書郎  
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從諫字正求會昌二年登進士第釋  
褐秘書省校書郎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知制誥故相令狐綯魏扶皆  
父貢舉門生為之延譽尋遷中書舍人咸通三年知貢舉拜禮部侍  
郎轉刑部改吏部侍郎典選平允時無屈人垂將作輔以權臣請託  
不行改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踰年  
乞還不允改檢校兵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暮年

報政美聲流聞當途者懼其太用改廣州刺史領南節度使五管為  
南詔蠻所擾天下徵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從諫在鎮北兵寡  
弱夷獠焚然乃擇其土豪授之右職禦侮扞城皆得其効雖郡邑屢  
陷而交廣晏然俄而懿宗厭代從諫以久在番禺不樂風土思歸戀  
闕形於賦詠累上章求為分司散秩僖宗徵還用為刑部尚書尋以  
本官同平章事乾符中盜起河南天下騷動陰山府沙陀都督李國  
昌部族方強虎視北邊屬靈州防禦使段文楚軍儲不繼郡兵乏食  
乃密引沙陀部攻城殺文楚遂據振武軍雲朔等州又令其子克童  
克用大合諸部南侵忻代前帥竇瀚李偁李蔚相繼以重臣鎮并部  
皆不能遏俄而康傳圭為三軍所殺軍士益驕矜功責賞動為諫聚  
加以河南河北七道兵帥雲合都下人不聊生沙陀連陷城邑朝廷  
難於擇帥僖宗欲以宰臣臨制之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郎兼  
兵部尚書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上柱國滎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鄭從謹自處鈞衡屢乘麟鳳才高應變動必研機



朕以鴈門興王故地以爾嘗施惠化尚有去思方當用武之時暫輟  
調元之職佇殲兇醜副我憂勤可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太原尹北都  
留守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等使制下許自擇叅佐乃奏長安令王  
調爲副使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  
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充推官前左拾遺李  
渥充掌書記前長安尉崔澤充支使開幕之盛冠於一時時中朝瞻  
望者目太原爲小朝廷言名人之多也時新承軍亂之後殺掠攻擄  
無日無之從讜貌溫而氣勁沉機善斷奸無遁情凡兇謀盜發無不  
落其彀中以是羣豪惕息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  
千逐沙陁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鎗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搜  
索其魁誅之知彥球意善有方略召之開喻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  
之廣明初李鈞李泳繼率本道之師出鴈門爲沙陁所敗十二月黃  
巢犯長安僖宗出幸傳詔謂從讜曰卿志安封城權總戎麾夷夏具  
瞻社稷全賴今月五日草賊黃巢奔衝十六日駐驛梁漢上慙九廟

下媿萬一潘閻乍聞痛憤應切專差供奉官劉全及往彼慰喻卿即  
差點本道兵士酌量多少付此而副招討使諸葛爽俾令入援從讜  
承認雪涕團結戎伍遣牙將論安後院軍使朱致率步騎五千從諸  
葛爽入關赴難時中和元年五月也論安軍次離石是月沙陁李克  
用軍奄至營于汾東稱奉詔赴難入關從讜具厚餼犒勞信宿不發  
克用傳城而呼曰本軍將南下欲與相公面言從讜登城謂之曰僕  
射父子咸通以來奮激忠義血戰爲國天下之六受賜老夫歷事累  
朝位忝將相今日羣盜擾攘輿駕奔播蕩覆神州不能荷戈討賊以  
酬聖獎老夫之罪也然多難圖勳是僕射立功立事之時也所恨受  
命守藩不敢辱命無以仰陪戎祭若僕射終以君親爲念破賊之後  
車駕還宮却得待罪闕庭是所願也唯僕射自愛克用拜謝而去然  
雜虜不戢肆掠近甸從讜遣大將王蟾薛威出師追擊之翌日契苾  
部救兵至沙陁大敗而還初論安率師入關至陰地以數百卒擅歸  
從讜集諸部校斬之於鞫場並以兵衆付朱致赴難時鄭畋亦以宰



相鎮鳳翔與從謹宗人同年登進士岐亦舉兵岐下以遏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爲二鄭國威復振二儒帥之功也二年十一月代北監軍使陳景思奉詔赦沙陀部許討賊自贖繇是沙陀五部數萬人南下不敢蹈境乃自嵐石公河而南唯李克用以數百騎臨城叙別從謹遺之名馬器幣而訣三年克用破賊立功授河東節度代從謹還至榆次遣使致禮請從謹曰予家學在鴈門且還觀省相公徐治行裝勿遽首途從謹承詔即日牒監軍使周從寓請知兵馬留後事書記劉從魯知觀察留從事戒曰俟面李公按籍而還五月十五日從謹離太原時京城雖復車駕未還道途多寇行次絳州唐彥謙爲刺史留住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至司徒正拜侍中光啟未固辭機務以疾還第卒有司謚曰文忠從謹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太原時大將張彥球強傑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旅不寧父從謹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効也累奏爲行軍

司馬及再秉政用爲金吾將軍累郡刺史在絳州時彥謙判官陸房嗜學有才思寓於郡齋日與之談宴無間先後乃稱之於朝位至清顯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爲鎮帥歿於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樂其友悌知禮操履如此國之名臣文忠有焉

韋貫之本名純以憲宗廟諱遂以字稱八代祖夔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於時貫之即其第二子少舉進士貞元初登賢良科授校書郎秩滿從調判入等再轉長安縣丞德宗末年京兆尹李實權移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而詔行人有以貫之名薦於實者答曰是其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其面而進於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氏矣說者喜驟以其語告於貫之且曰子今日誦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中不往然是後竟不遷永貞中始除監察御史上書舉季弟纁自代時議不以爲私轉右補闕而纁代爲監察元和元年杜從郁爲左補闕貫之與崔羣奏論尋降爲左拾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子爲諫官若



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政為秘書丞後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禮部員外郎新羅大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為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日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倖為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政吏部員外郎三年復策賢良之士又命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為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二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為果州刺史道中黜巴州刺史俄徵為都官郎中知制誥踰年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田是趨競者稍息轉尚書右丞中謝日面賜金紫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之役鎮州盜竊發輦下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及度為相二寇並征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釋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上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趨

應齊趙同惡德宗率天下兵命李抱真為燧急攻之抄力用屈於是朱泚乘之為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為府奉天有行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破蔡而圖鎮邪上深然之而業已下伐鎮詔後滅蔡而鎮自服如其策焉初王師征蔡以汴帥韓弘為都統又命汝帥烏重胤許帥李光顏合兵而進貫之以為諸將四面討賊各銳進取今若置統督復令二帥連營則持重養威未可以歲月下也貫之議不四年而始克蔡尋遷中書侍郎同列以張仲素段文昌進名為學士憲宗阻之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貫之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有口辯得幸於憲宗擢為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此人得幸何要假其恩寵耶其事遂寢宿深銜之卒為所搆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為湖南觀察使弟號州刺史纁亦貶遠郡時兩河留兵國用不足命鹽鐵副使程異使諸道督課財賦昇所至方鎮皆誦令捋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



賦加人所獻未滿并意遠屬內六州留錢以繼由是罷為太子  
詹事分司東都上即位雅為河內王徵拜工部尚書未行長慶元年  
卒於東都年六十二詔贈尚書供射貫之自布衣至貴位居室無  
改易歷重位二十年道無欺曲未曾偽詞以悅人才氣之後家無羨財有文集三十卷伯兄  
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然於內昇綬所議論常合中  
道然畏慎致傷晚得心疾故不極其用綬有精識與學為士林所器  
閨門之內名教相樂故華氏兄弟令推於一時縑累官至太常少  
卿貫之子澳縑

澳字子斐大和六年擢進士第又必公詞登科性三退務然第後  
年不仕伯兄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為御史謂澳曰  
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  
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周墀鎮鄭滑為從事墀輔政以  
澳為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墀初作相私謂澳曰

才小任重何以相救澳曰荷公重知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其  
旨澳曰爵賞刑罰非公共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憎愛行之但令百司  
羣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衽於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要權耶墀深然  
之不周歲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累遷戶部兵部侍郎學  
士承旨與同寮蕭實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  
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  
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出為京兆尹  
不避權豪京師警懼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刑度支澳於延英對上  
曰戶部闕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闕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  
澳對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  
允上默然不樂其奏澳甥柳玘知其對謂澳曰舅之獎遇特承聖知  
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為特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  
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斷不堪是五徒貪  
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大中十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充河



陽三城懷孟澤節度等使辭於內殿上曰卿自求便去不去卿在河陽累年中使王居方使魏州令傳詔旨謂澳曰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澳因中使上章陳謝又曰力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帝嘉其忠將召之而帝厭代懿宗即位遷檢校戶部尚書兼青州刺史平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入爲戶部侍郎轉吏部銓綜平允不受請託爲執政所惡以爲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於澳會吏部發澳時簿籍吏緣爲奸坐罷鎮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嘗戲以六將革鑿同駁鑿錯認容身作保身此句聞於京師權幸尤怒之上表求致仕宰相疑其然望拜河南尹制出累一章辭疾以松檟在秦川別業許之踰年復授戶部侍郎以疾不拜而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貞濟亦登進士第無位而卒濟子庠序雍郊庠登進士第累佐使府入朝爲御史累遷兵部郎中諫議大夫從僖宗幸蜀改中書舍人累拜刑部侍郎判戶部事單駕還京充頓遞使至鳳翔病卒序雍郊皆登進士第序雍官至尚

書郎郊文學尤高累歷清顯自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昭宗未召充翰林學士累官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卒

史臣曰二武明拔精裁爲時羽儀嫉惡太甚遭罹不幸傳乃喋血誠可哀哉令狐中傷爲惡茲甚君子之行其若是乎鄭貞公博雅好古一代儒宗文忠致君無忝乃祖衣冠之盛近代罕儔韋氏三宗世多才俊純縁忠懿爲時元龜作輔論兵言皆體國澳之貞亮不替祖風三代謚貞考行無愧

贊曰后族崢嶸平一辭榮高風襲慶鍾在二衡猶與貞公繼以文忠純縁文雅綽有父風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八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九

劉响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衛次公子泚

鄭綱綱子德

孫德子

韋處厚

崔群

路隨父泚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目為國器擢居上第參選調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改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子交歡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田是終身未嘗操絃嚴震之鎮興元辟為從事授監察轉殿中侍御史貞元八年徵為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蒼卒召學士鄭綱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綱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



制次公與鄭綱同處內廷多所任正轉司勳員外郎久之以本官知制誥賜紫金魚袋仍為學士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員不為時力所播其拜中書舍人仍充史館修撰遷兵部侍郎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與鄭綱善會鄭綱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改尚書右丞兼判戶部事拜陝虢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請蠲錢三百萬人得蘇息政簡于朝徵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次公召而謂之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改尚書左丞恩顧頗厚上方命為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相詔方出憲宗令遣之遂出為淮南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元和十三年十月受代歸朝道次病卒贈太子少保年六十六謚曰敬次公自少入仕歷大寮節操趨尚始終如一為衆推重子洙登進士第尚憲宗及臨真公主累官至給事中駙馬都尉工部侍郎

鄭綱字文明父羨池州刺史綱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八曆中有儒學高名如張叅蔣又揚綰常袞皆相知重綱擢進士第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鄆縣尉張延賞鎮西川辟為書記入除補四起居郎兼史職無幾擢為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德宗朝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貞元末德宗晏駕順宗初即位詔不時宣下綱與同列衛次公密申正論中人不欲違及王伾王叔文朋黨擅權之際綱又能守道中立憲宗監國遷中書舍人依前留子士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弘文館上學士憲宗初勵精求理綱與杜黃裳同當國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斬劉闢及他制置綱謙默多無所事由是貶秩為太子賓客出為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廣州刺史檢校禮部尚書以廉政稱而工部尚書轉太常卿又為同州刺史長春宮使改東都留守入歷六部尚書旋為河中節度使大和二年入為御史大夫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保綱以文學進恬澹踐歷華顯出入中外者踰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



之稱而守道敦篤耽悅墳典與當時博聞好古之士爲兩論名理之  
游時人皆仰其耆德焉及文宗即位以年力衰耄累表陳乞遂以太  
子太傅致仕三年十月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子德祗德三  
顯登進士第結綬弘文館校書遷右拾遺內供奉詔授祿青光祿  
夫遷起居郎尚宣宗女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尚書郎給事中  
部侍郎典貢士二年擢拔滯才至今稱之遷刑部吏部侍郎大中  
三年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顯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時恩澤無封及  
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遇  
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於別館館宇蕭灑相與  
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不全記諸聯唯省十字云石門雲  
白王殿葦苔青乃書之于楹私怪語不祥不敢言於人不數日  
不豫廢朝會及宮車上遷方悟其事追惟顧遇續石門之句爲上  
云間歲流虹節歸軒出禁高奔波陶畏景蕭灑夢殊庶境象非曾  
崇巖背未經日車烏斂翼風動鶴飄翎異苑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

門霧露白玉殿葦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當思入冥御鑪虛仗馬華蓋  
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縢闕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未幾顯  
亦卒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爲荆南節度參謀處厚本名  
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  
次旣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又思瞻逸元和初登進士第  
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裴垪以宰相監修國史奏  
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  
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爲宰相韋貫之所  
重時貫之以議兵不合言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爲開州刺史入拜戶  
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爲侍講學  
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諛諧他門  
捷進自京兆少尹爲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  
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推鹽舊法爲弊平叔欲官自糶鹽可富



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  
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返言為簡者至煩乃取其  
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  
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今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  
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  
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  
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  
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  
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  
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  
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  
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  
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贖務收念舊志  
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  
所取如此猶為大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  
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  
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  
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  
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政遊每月坐朝不三  
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  
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  
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  
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云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  
器四事寶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  
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  
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



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  
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  
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  
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纆絕仲尼選  
為密親有罪猶宜條蕩無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冊禮重儀天地  
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  
素無讎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  
慈察臣肝膽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  
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其事乃追改赦文紳方霽恩例處厚  
為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懷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鷲及  
楊益兩折李哥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為證帝皆可  
其奏寶曆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  
聞難奔赴昌言曰春秋之法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計  
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

踐祚禮儀不暇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  
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  
夫進爵靈昌郡公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  
其宜初貞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  
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已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功者往往擢在周  
行率以儲案王官雜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  
閑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語及處厚  
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流不雜朝  
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  
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  
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  
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  
親重寶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  
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巽然曰何至



此即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勲高望重爲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橫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爲國之本撰太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劓剔處厚以書喻之載義深然其旨自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處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評敷啓及駁轄待胥吏勁確嶷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暇錄用亦爲時所譏雅信釋

氏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踰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和實錄未絕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太和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去臣病作遽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當國柄二周歲啓沃之謀頗叶時譽咸共惜之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群在內職嘗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在群連署然與進來群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群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元和七年惠昭知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灋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群與灋王作讓表群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今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群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群前後所論多從言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



選拔才仁咸爲公當轉戶部侍郎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  
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姨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  
降等又李宗奭雖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  
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對曰聖情仁惻罪  
止元兇其妻近屬僅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  
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  
資貨皆復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  
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老年乃曰朕將  
屈法赦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遠令中使宣諭如待正  
勅即無及也長孺竟免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時憲宗  
急於盜寇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目爲進奉處  
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  
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度支使皇甫鏞陰結權倖以求

宰相群累疏其奸邪嘗因對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曰安有  
出今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  
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八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  
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取具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  
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鏞深恨之  
而憲宗終用鏞爲宰相無何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鏞欲加孝德兩字  
群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爲鏞所構憲宗不樂出爲湖南觀  
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中書侍郎召見別殿謂群曰我昇儲位  
知卿爲羽翼群曰先帝之意云云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  
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曠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  
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詔授檢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  
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爲  
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群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  
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群爲



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州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檢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荆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太和五年拜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册贈司空羣有冲識精裁為特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群弟子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節高宗朝為越王府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著詩易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皆究深旨博涉史傳工五言詩性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調與李益韋綬等書判同居高第泌授城門郎屬德宗違難奉天泌時在京師葉季子潛詣行在所又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為流矢所中裂

裳濡血以策說渾瑊城深重之辟為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為副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絕域累年棲心於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行以賓禮卒於戎鹿貞元十九年吐蕃遺邊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願充其請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言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復五獻封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垪李藩皆協力敷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神乃特於詔中疏平涼陷蕃者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歎憲宗憫之贈終州刺史賜絹二百匹至葬日委所在官給喪事泌累贈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饑不食肉母氏言其形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為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儵然坐市中一不介意韋夏卿為東都留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五年邊吏以計至隨居喪益以孝



聞服闋擢拜左補闕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嘗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負外郎自補闕至司勳負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即位遷司勳即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

命兼充史職敬宗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

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即位韋處厚入相隨代為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太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為相拜中書侍郎加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臣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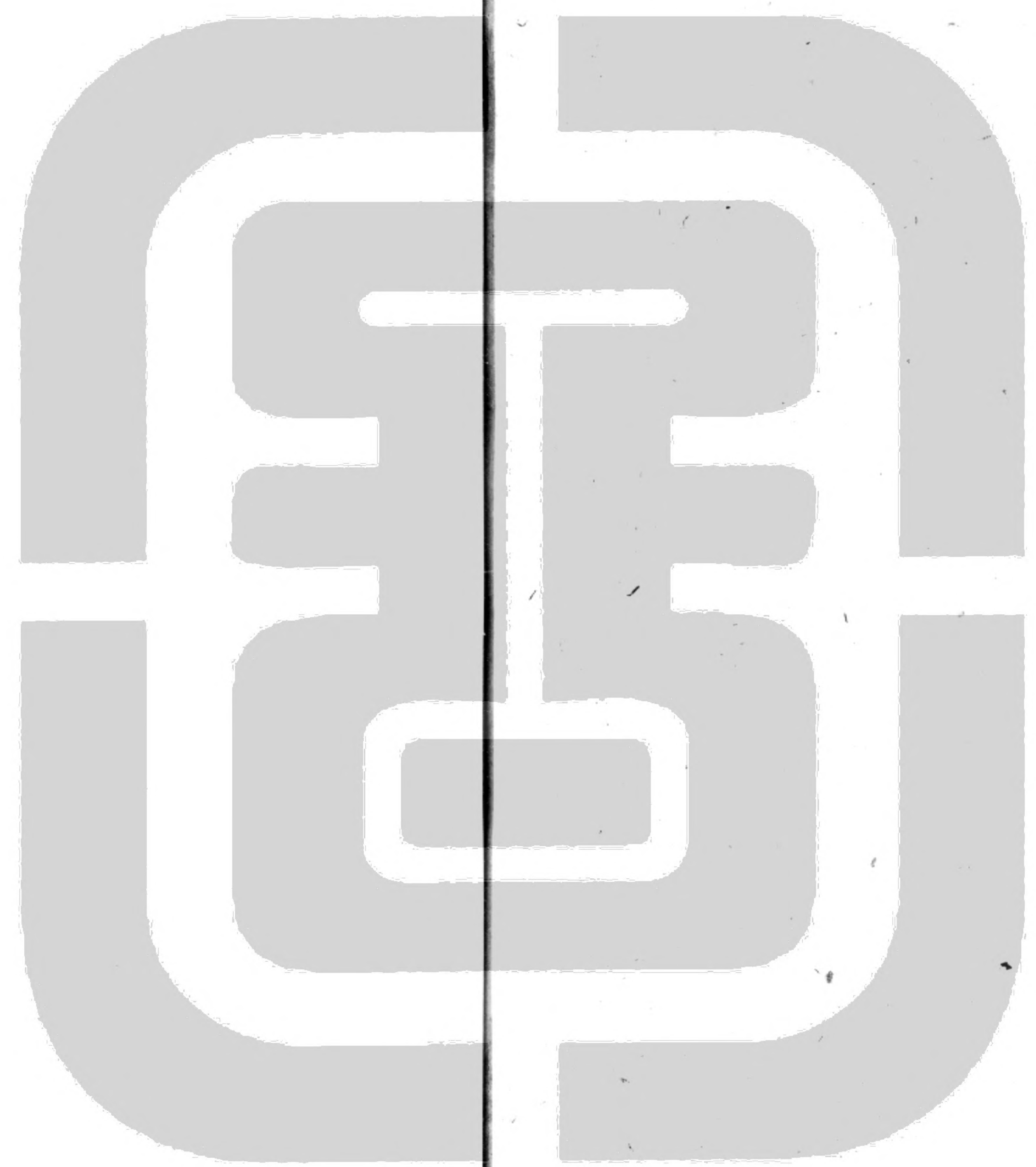
以史冊之作勸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于數日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婁之言及第五倫搃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異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詔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脩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壻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脩益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脩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



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  
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曰弭時論  
攸宜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  
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四年轉門  
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  
修憲宗穆宗實錄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  
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太和九年  
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諡曰貞隨在  
學行大度為諫官能直言在內庭匡益自寶曆初為承旨學士即參  
大政矣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  
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臧器韜光隆污一致可謂得君子中  
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衛次公鄭綱韋處厚崔群路隨等皆以文學節身致位崇極  
兼之忠謹垂名簡書茲實有足多也綱有其位有其時懷獨善之謀  
晦衆濟之道左遷非不幸也次公因獻捷之書輟已成之詔命也夫  
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哉  
贊曰衛鄭韋路羔之博陵文學政事為時所稱







卷之四